四書偶談

自序

戚子爲四書偶談成其友臨海蔣雲川書來令別爲名曰凡書以是名者如宋時鄉前輩吳荆溪有林下偶談方匊田有深雪偶談彼其所談非事則人物與夫詩賦雜文類以皆就一時所聞見爲說故曰偶耳若夫四書孔孟之言是宜莊而誦之正襟而道之爲訓爲詁爲解爲注其本注而釋之者爲疏而唐宋閒則又或稱講書說書凡皆重其爲聖賢之詞不敢以褻也曾四書而亦可以偶談名

乎哉其無乃體褻而名亦不類殷子以書復曰求於四書無得也亦未嘗敢謂能說四書徒以童而習焉比長而涉獵羣書耳目所及有可左証又若意有所會不能自嘿因而遇友朋聚會商榷則談生徒及門請業則談當夫興之所至或縱己之見爲談或旁引他人之說爲談又或篇談其一章章談其一句句談其一字無倫次先後亦不取備其談而微中有合乎先儒注義不知也其竟離絶遠去類於世所謂怪談亦不知也蓋某於天下古今

事過無不談非獨以四書爲談圃要皆以爲但而已是編所以名不悟其施于孔孟之言而不可也某請改之既又過吾友黃潤川曰古之人云談道又云談經四書所載非孔孟之道乎將不得謂之經乎而又何害乎談戚子躍然以喜遂稍分別其說之有醇有駁者爲正續內外編而仍偶談之名不改乾隆己酉春戚學標鶴泉自識

四書偶談內編上

學

古人論學必先窮理四書中學字大半是窮理即此節註亦在知一邊若以必效先覺所爲句爲行則行不宜在明善先於先後文俱隔以復其初句爲行實則此句乃回應人性皆善非與明善知行對舉也大抵窮理爲行之本不行則窮理何爲此不待言而明知行並進說書之泥也

千乘之國

古侯國百里以開方計之則方百里者萬里也方里而井每井八家則萬里者有萬井八萬家包氏據公羊謂軍賦十井不過一乘百里當千乘伯七十里便降爲四百九十乘子男五十里止二百五十乘今以侯國稱千乘所謂十井一乘也馬氏則據司馬法謂百畝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則是百井出一乘侯國百里核之不過得百乘或攻包氏云一乘當甲士三人步卒七十

二人牛馬甲兵備具非八十家能給此非經文不過司馬法之見經注者而司馬法有兩出車制在春秋注有甸車制凡一甸六十四井出一車則甲士步卒以及牛馬甲兵如或所引之數若馬氏所據在周禮注是成車制一成百井出一車則每車甲士十人步卒二十人合三十人雖成包溝洫其百井與甸之六十四井相等而士卒牛馬與甸大別至包氏公羊說則并徒役畜輦一概無有今欲據成車之制以難包氏而所引者乃甸車而非成

車特包說亦有可疑古者國地不盡井井地不盡賦百里之國必先去宮城都邑陂池園囿山川沈斥鹵廬經術三千六百井又去三鄉三遂都邑邊鄙但任役而不征稅者三千七百餘井其任賦役者止十之三耳以三千乘盡之井而十井一乘則三百乘尚不足何以當千乘乎馬氏知成車之法與千乘不合因謂一國千成須得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唯公侯之國乃能容之此自立說並不引周禮公方五百里侯四百里爲言其並据周禮

解經獨康成有之然總非是者周禮所云侯國地與尚書王制孟子並不合也　左傳昭五年論晉車賦有云十家九縣長轂九百長轂者兵車也是一縣出車百乘矣又云其餘四十縣尚遺守四千乘是十縣可出千乘考周禮注四甸爲縣方二十里實得二千井一萬六千家計之約二井十六家共出一車而牛馬甲士皆不在內則以百里計之不及十國之三而千乘已具然此伯國之制恐亦難据存一說以備考可也

行有餘力二句

則字上不作一折譬此刻不在父兄之側此刻便是孝弟之餘此刻便當學文之候如是然是教弟子身心無逸而先行後文意亦未始不在其中

道之以政節

春秋二百餘年幾此者止子產一人若德禮之化乃大聖賢分上事孔門除卻顏子殆亦難言　令行禁止人少犯法蓋亦實效如此第不能使民真以不善爲恥語氣一揚一抑而字正與下節且字

針對斷不宜并作一厮說免便是無耻也如方百川文上二句都看壞

君子周而不比章

多以黨訓比細論之却有别周禮五家爲比五族爲黨比人少而黨多比爲兩相依附如鄰之親密黨則有黨皆有黨務援引固結蔓延遠而氣勢盛雖二者相因然此處比字對周說正於其狹小處見不能普徧猶未至有黨之盛也至比并與同字别比有彼此依附之迹同則幾於爾我不分矣

君陳見注

康成禮記注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也又詩譜元子伯禽封魯次子君陳世守采地書音義亦據之

非其鬼

諸侯祭天地大夫祭山川庶人祭五祀爲非禮但所云皆是神祭法人死曰鬼左傳民不祀非族正指人鬼之非祖考者如隱七年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僖三十一年衛成遷都欲祭夏相皆

所謂非其鬼而祭康成曰人神曰鬼非其祖考而祭之是謟以求福講家反脫祖考一面而引季氏旅泰山之類由不謬得鬼字

八佾

舞招八風故以八爲列不八不成列猶之軍卒不伍不成行佾字集韻古文作佾顯著八人之形八得爲佾六四二不得爲佾也左傳鄭賂晉侯女樂二八秦賜由余亦曰女樂二八不以四四爲文而稱二八則舞列必八可知服虔之說自勝何休

奚取於三家之堂

廟制室外爲堂堂外爲庭樂貴人聲升歌在上故曰於堂歌時無八音之雜奏明明可辨故詰以奚取

揖讓而升下而飲

七字見射義天子與外諸侯射必三耦耦必二人先以上耦行揖進禮西向揖出次又揖然後當階及階升階當物及物連作五揖凡七揖而後升射未嘗有三揖文也射畢北向揖而後如升儀以降

且又下階而揖次耦之升者更不止七揖至升飲司射命設豐司宮命奠觶別有小射正一官專命不勝者升飲名曰作飲又名飲射爵其在勝者不勝者一如升射之儀至升階後則勝者且避右以讓之使不勝者得以取觶於豐上初非勝者自揖不勝者升飲　一耦二人左名上射右名下射升階時必上射先一等避左下射後一等避右此讓也下階亦然　升下飲皆揖讓觶在堂上必升飲不使以下而飲爲句必如王肅七字作一句讀或

如康成注射義以揖讓而升下五字爲句而飲字又句禮節始明

夏禮吾能言之章

歷來講章及名作非爲二代慨息即責成杞宋細玩有不然者千百年之久欲保其世承不墜固已難事而前王之大經大法流傳後世往往散著儒者能識之其不可磨滅者亦不全恃子孫而吾能言之自任何等此非夫子肚造得來可知二代之禮並未嘗亡特其子孫文獻凋落故言之而人不

信足則能徵緣上不足何爲反正總以明己言之可信非必待杞宋文獻之足而後徵也白文大注俱顯然可見非別解

子入太廟章

太廟尊嚴之地方當行禮豈容少賤始仕之人喋喋致問若作平時往觀如入桓廟觀欹器之類論又太寬顧瑞屏謂當是助日宿齋始可舞事問既得情理兼不得注助祭字　孔子二十爲委吏二十一爲乘田委吏若周禮委人共祭祀之薪蒸木

材秉田若周禮之牛人羊人皆有事於廟

告朔

視朔二字與告朔有分用羊告廟謂之告朔即以此日聽視此朔之政曰視朔亦曰聽朔同日事而有先後又是日有朝廟之禮大抵先告朔而後朝廟

定公問君使臣章

君弱臣強明有激而問夫子言明國家之分通上下之情莫大於禮即晏子惟禮可以已亂之意使

君惕然自省下句則深儆人臣不能事君者夫君不修禮使臣懷德畏威而徒憤其強不可使爲臣者又不肯自謂不忠而怨其君之無禮此昭定哀之世所以君臣日爲仇也

社

社主用石見唐張齊賢議注以爲主謂爲神所憑非用木爲神主也　尚書亡篇五社東社用柏西社用栗南社用梓北社用槐大社用松周人亦不專以栗

管氏有三歸節

三歸先儒都主一娶三姓之說大夫惟得置宰一人仲時臣立三宰便是不攝之証　此節不但不許混入僭字界并要使或人可強辨到知禮去立言須處處照顧勿一味貶抑

子語魯大師章

始作只有人聲與鍾磬琴瑟耳不得便云八音翕如者斂而求舒之意對從之二字看非衆音俱合之謂從之是筆入時亦但可云八音克諧人聲與

凡音如一清濁高下四字到徼如内方可用下句則清濁高下相生如貫珠也 樂有小成大成小成者一律爲宫叶以所生之五聲起調畢曲而已始奏一調爲宫更奏十一律遞相爲宫各叶以所生之五聲而仍以爲宫之本律起調畢曲乃樂之大成也大成必歷九變非大祭祀不用

封人

按封人掌設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亦如之雖

有封疆之責與專任守土者不同若啓閉迎候之
職尤不相涉不考周官多錯解注

從者見之

此句面是從者前後語脈却以封人爲主只作入
見兩字看始接得下文出字

放於利而行

放之訓依猶亂之訓治古人多以相反者見義

佞

佞是口才有二種一種是務說人一種是務勝人

此章重禦人無取媚意

乘桴浮於海

雖是設言畢竟聖言近理海非可以桴浮况桴又筏之小者意謂乘桴循小港而出至海口也

臧文仲居蔡章

古注皆譏其僭竊朱注則專主諂瀆二意須兼之家不寶龜託文也山節藻梲爲天子廟飾亦託文也仲以諂瀆之故至不恤越禮犯分其昧人鬼之理闇上下之辨爲已甚矣　古注皆云刻節形如

山與朱注微異　占人凡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知大夫得就官占或有有司主其事如冠禮所云筮人者若居蔡則自以爲寶而藏之也　又按白虎通天子之龜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禮器家不寶龜鄭注爲貨貝不作卜龜則是大夫原得有龜但必崇侈宮室以奉之則僭矣此亦可參一解

史記褚先生說高廟有龜室以櫝置西北隅懸之櫝即龜室也

陳文子有馬十乘

十乘是世守采邑所出每甸出車一乘十乘十甸之地蓋采邑之大非專論馬匹也凡地以開方計之方十里者為方一里者百其賦十乘方百里者為方一里者萬其賦千乘

甯武子

注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成公元年莊子猶在三年武子始盟宛濮世族大夫父死子繼故後人有武子未仕文公之疑然鄢陵之戰欒書韓厥父子俱在軍季武子已立悼子而長庶公彌為公

左宰安見武子必不在文公朝仕至聘魯乃成公反國後事輒以不拜彤弓湛露作知字實証此則全脉先後　武子非先知後愚截然兩樣蓋心則爲君而其舉動詞色間别有一番隱忍沉晦氣象不使人疑慮如易所云內文明而外柔順者緣到此不得不愚愚即其知之妙用若鍼莊子士榮亦忠於君而以悻悻爭勝取忌晉人只坐不能愚耳此與淫知巧之士所深避不爲實作愚忠看者若稍異然保身濟君云云固隱含此意也

顧車馬節

車馬輕裘物也與其公心也敝之而憾是係累於物而失其公物之本心故願無爲子路求仁之事如云樂與賢者共敝是有心慷慨也成毀有數敝之友猶敝之我尤涉曠達一路矣

居敬而行簡

敬即敬事之敬居即居之無倦之居所云居敬者無衆寡無小大一以無敢慢之心處之又如武王之戰兢惕厲不泄邇不忘遠盡正要於不求簡處

做出餚來方與下一味慕清淨而安苟且者反對眞切若持心持身之敬與此處無涉

「秉庾九百

聘禮諸侯之使皆以粟十車列舘門外禮注每車有一秉五庾計十車共十五秉冉有以三分之一與赤母此亦準聘禮而行　古注九百九百斗按九百斗爲九十斛五秉合爲八十斛是多於五秉十斛也又聘禮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庾即籔之別名

乘肥馬

古注乘爲肥馬。明非騎坐也。三代無乘馬者。如有馬。借乘亦是借以駕車。古公走馬。此無難從。權然左傳左師展將以昭公乘馬而歸。已有騎之漸

子游爲武城宰

行不由徑。循正道不苟。一句已盡滅明爲人。下則又以見其人可近不可狎。但中心好之。不敢言得也。對夫子問意。

奔而殿

司馬法前車殿乘車大震。倅車屬焉。大震即大殿。襄二十二年，齊侯伐衛，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爲右，燭庸之越駟乘。自衛將遂伐晉，是殿定於出軍之先，且非一人，然無軍政先時不命殿，故定八年，師退陽州，冉猛先其兄偽呼猛殿。清之役右師奔，孟之側後入以爲殿，蓋非定有爲殿之責，孫能出死力以全一軍，若本命爲殿，則職分所宜，何足言功。　策其馬者，策其駕轅之馬，使車速進也。古未嘗有騎戰

人之生也直章

兩生字皆生存之生一正一反語氣緊對程注生理本直是原所以然爲先一層道理誤認作上句正所遂將兩生字一作生初一作生全致上下語氣竟兩界縫中仍須斡補順理生全意此爲不善讀注

泰伯章

泰伯而立則後之有天下者安得爲季之子孫天下二字從後言之當日只是讓國至云讓商無論

太王忠貞斷不萌代商之心。其時商正全盛。而太王方避寇之不暇。勢亦不得生此心。且伯苟讓商。則當遜太王傳位季歷之志自安世及之常今乃先去以使之必傳是助之奪也讓云乎哉魯頌實始翦商爾雅釋詁云翦勤也則翦商即書其勤王家之意就作翦滅解亦不過謂後世伐商基此豈太王預有此志左傳泰伯不從四字上承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下接是以不嗣乃謂伯不從昭穆之次繼立委國而去非謂不從翦商也左傳史記皆

云太王欲傳位季歷是久有立少之心豈因伯不從翦商然後改圖注意前後俱讓商中間是讓周從中間可也　此章止有父子兄弟之情不及君臣太王欲傳季及孫不過云代有殊德舉世將享其福此即爲天下公心非有他志然令伯不去太王必不廢長幼之序且公然而讓季亦將效叔齊之節此泰伯之去所爲曲致父子兄弟之情也如以君臣立論誰非商臣而以蔑義之事委之弟乎且又何以爲傳之者地乎

達巷黨人節

注美字重惜字只帶過方與下聞人譽已承之以謙注一串

畏匡

史記謂匡是衛地莊子謂畏匡在宋或又誤作陳此見左傳明鄭地也定六年公侵鄭取匡陽虎假道於衛而穿城過之時虎帥師故得暴匡後夫子過匡顏刻爲僕以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故匡人疑而圍之顏刻即顏涵曾爲虎僕彼缺城

缺也琴操作穿垣虎入匣由此耳

譬如爲山章

上一段爲用力者戒下一段爲不用力者勸義本兩平涯自强不息則積少成多是訓下段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是訓上段取文氣之便順將下段意說在前上段意說在後未嘗有意融并一層也時文不審涯意一味混攪如云學祇當進不當退自可云不進而前功盡棄則但有上段無下段矣白文明有兩譬如時文提爲山作主竟是一直貫

下若謬之至矣。

縕袍

縕袍以縕爲袍也。喪大記衣有三名。一單衣。名禪衣。一夾衣。名褶衣。一絮衣。名複衣。複即袍也。袍必有絮。實其中。古無木緜。只取繭纊與檾枲之亂者搏而爲絮。以纊爲絮。即謂之繭袍。以檾枲爲絮。即謂之縕袍。縕者。亂麻之名。蒯通傳束縕請火是也。故玉藻三衣。以纊繭與縕總屬一袍。與下文禪褶合而爲一。其曰縕而爲袍者。合上纊繭言之。非止

曰緼是袍也。著。即衣中之絮。楊子法言有紵絮三千語。即絮衣也。字又通褚。漢文遺南粤有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以絮衣厚薄爲差等也。緼袍乃以枲爲著。而納之袍中。無綿纊之溢綦已爲貧賤者之服。況又敝乎。

歲寒

謂此歲之寒。異於常歲。若四時之冬。自宜寒。於世亂意不關照。

上如揖

今人之揖即古之肅拜古之揖爲推手有高平下之分上如揖與天揖推手小舉相似揖所與立亦是推手而傳詞鄉飲酒禮賓厭介入門左介厭衆賓入注推手曰揖引手曰厭推手手向前厭手手向身也

享禮

勿與燕享之享混視蓋享食之禮以禮賓因亦有幣以將之故概稱享乃主君之事與使臣之獻物者絕不同

緇衣羔裘三句

皆是禮服但不必分貼朝聘祭以黃衣爲蜡服尤非經世驪珠辨之詳矣　衣以裼裘服曰在裘不在衣裼襲只一衣袒而不盡露其裘曰裼全覆而不使裘外見曰襲襲藏也非重也

短右袂

袂非袖今之袖乃古之所謂袪也玉藻袂可以回肘注二尺二寸之節人肘長尺二寸袂上下廣二尺二寸故可以回肘又曰袪尺二寸注袂口也詩

豹褎傳。褎猶袪。袂不得。為袖。明矣。

吉月節

凡言朝服唯是元冠緇布衣素積裳。孔注於此獨以皮弁服解之士冠禮云。皮弁素積。國君視朔之服。大夫亦服者。禮云。三王共皮弁素積。周則天子與士同用之。孔意魯君雖不視朔。夫子必服此者。與餼羊存禮同意。但玉藻孔子云。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是未知時。宜用皮弁素積視朔服。卒朔後。仍用元端素裳。朝服。魯廢視朔禮。未必盡廢朝

也

齊必變食

不但是潔其身兼欲充其氣玉藻朔食加於日食一等周禮王齋日三舉殺牲謂之舉安得有不食肉之說不茹葷者葷字從草指五辛而言也禮中亦言飲不致醉不至廢酒

膾

膾是生肉先大臠切之再橫切之勝之以葱薤柔之以醯醢詳少儀內則疏　其爲漬肉則但薄切

之。以湛諸美酒期朝而食也。其爲糝肉。則但小切之而合以稻米爲餌而食也。膾。不。湛。酒。不。煎。故。非細。不。可。

祭於公二句

曲禮凡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疏此謂士助祭。若大夫以上。則君使人歸之。按徹俎歸俎不同。當祭未徹俎時。尸與主人主婦俎有司徹之。尸得獻之俎。自徹之。置於堂下。及祭畢。士自持歸大夫以上。君使人歸之。然則此不宿之肉。即君使歸之俎。而

郊膰不致亦指不歸俎言也。䟽說亦謂君所須祭肉。不歸臣助君祭自有所獻之俎肉即所云賓俎也。

侍食節

禮若賜食以客禮待臣則無膳宰在旁故先自祭後命臣以祭祭訖品嘗食所謂後祭先飯也子之異在不待君命之祭輒自同膳宰避客禮云引玉藻爲解尤明　正嘗食膳宰取君前食嘗之此臣侍君乃臣自嘗已前食非正嘗食故曰若也

朝服立於阼階

阼階者。廟之東階也。大夫三廟。在居室東。古人祭五祀。亦於廟中。孔安國注此及郊特牲鄉人裼疏。皆明指廟中。皇侃疏云。朝服者。元冠緇布衣素積裳。卿大夫之祭服也。是朝服。即祭服。故用以依神。

升車節

凡車後而升也。御居中。乘者居左。凡古人之乘皆立。惟婦人乘安車始坐。

宗廟之事如會同

近有言朝覲皆於廟行禮會同則從宗廟中抽言謂衍如字之解不知朝覲宗遇之禮行於廟朝至會同則行於國外凡時見殷見皆王爲壇合諸侯而命事與政則諸侯相見於隙地亦與宗廟無涉

平遂爲正

鏗爾舍瑟而作

六字爲一句

異乎三子者之撰

是謙詞

足兵

先輩謂兵即周禮五兵左傳誰能去兵之兵凡經傳言兵俱指所執其以卒為兵則秦漢後語易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是武備當豫者若三代之卒即民為之有事則召諸何無事則歸之農不煩言足也但餙稽訓練意亦須補

去兵去食

古法寓兵於農兵不在農外如何去法蓋去兵即是去兵政如族師起徒遂人輓役甸卯治車輦牛

馬凡會司徵而致司馬者且姑緩之但困民以守

若去食則非荒政之薄征者亦去之是去而不征

非征之而又去也

何哉爾所謂達者

爾所謂達先抑不得以下有是聞非達一折也達

自有所謂達先墊不得以下有夫達也者一提也

時墨用揄揚隆名字貼達是已於夫子口中先認

聞作達矣何待子張說耶

不能專對

挈出使之有介方醒得專字文十八年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此介之書於經者昭元年伍舉爲介此介之見於傳者　一說專擅也公羊傳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大丕辨通義理識時務不拘君命不姚成規正得其解錄以備參

冉子退朝章

人只知重其事也云云不知主腦在何晏何古人臣辨色始入既朝而退不過日中詩大夫夙退無

使若勞又云自公退食可知出入皆有常節而議政亦只在此前後數刻私朝當不異甚何發一問怪其過時非禮初不疑其所議非政及求以有政對乃發以此特大夫私事若朝廷議政有時不應我不之聞仍是責求之要又以明公事不當私議也時解忘却來由專以政事二字爲上下名實之辨然則政逮於大夫夫子先不宜説政矣　政事古人通言斷獄在其字　据春秋傳卿大夫亦有內外朝外朝稱公朝與私臣議公家之政事故曰

業官職內朝稱私朝與私臣議私家之政事故曰厖家政季氏自有朝自可與家臣議政議事若必議在國朝則陪臣無入朝議事之禮故此非夫子所責責者議之久也朝見曰朝夕見曰夕周禮大宗伯註朝猶朝也欲其朝之早也若晏退非其常國語范文子暮退於朝武子曰何暮也與子問正同

葉公問政章

葉縣在今南陽府有方城山楚國方城以爲城即

此越王無疆曰夏路以左謂楚通諸夏路出此人向北行以西為左也楚嘗連山累石於此號曰長城蓋國第一重地與諸夏相接處宜以諸粱鎮撫而近悅遠來之告亦因人因地而發也

君子而不仁者章

此為小人有托於仁者因極言仁之難君子未盡若輩如何假冒得來謝註專論君子不及小人一面至講家反重上句及二句平重語脉全散矣王弼曰假君子以甚小人之詞何等直截

行人子羽

鄭有兩子羽一子羽乃穆公之子為人所殺後為羽氏官馬師一子羽係公孫非公子不在七穆之列杜預世族譜以公孫揮入雜人內又衛亦有行人子羽

駢邑三百

三百三百家也易其邑人三百戶本義邑之小者惟本非大邑故一旦奪之遂至窮困若荀子所云書社三百以一社二十五家計之當得七千五百

家伯氏非齊強家未必有此大邑且莫之敢拒是力無可如何非心服之云也

臧武仲以防章

要君之名仲所不居必曰是要季氏求後仲又不甘認求季氏曰吾是求魯特下於魯二字與以防對隱若敵國矣

桓公九合諸侯章

疏引史記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穀梁衣裳之會十有一鄭不取北杏及陽穀以爲九　湯武伐

暴用兵車未始非仁向戍弭兵不用兵車當時無言其仁仲之仁在能糾合諸侯不以兵車非以不用兵為仁也　天下有道則諸侯合無道則諸侯離離必爭而天下受其害極欲匡天下莫先合諸侯大糾始亦藉威力至久而天下信之則與國服五禁行尊周攘楚大義曉然列侯各以玉帛相見而兵車不用矣九合者一匡之事不以兵車者一匡之成而莫非仲力所以為功在天下澤及後世經文以不以兵車屬之九合諸侯之下明是紀其

成功如此。若既與經傳所載不致窒礙并注中不假威力四字亦融貫。　不以是極與諸侯皆不以天下自此得休息。不必至會盟說方見管仲之仁

仲叔圉治賓客

治字亦一番實際。古者賓至。先導迎郊勞。入國則有授館視塗致餐陳芻等禮。以至入廟行禮。既聘禮賓。及賄贈餞送儀節甚多。或貴國賓至。則以班加等。若天子之使。皆官正莅事。上卿監之。又有兩國使臣同時至者。則或班以其國。或禮視其秩。非

熟於典故者不能無失時講輒以言語應對了之則是對賓客非治賓客又如祝亦宗廟中一事單說以言事神安能盡治字

遂伯玉

左傳襄十四年孫甯逐君不對而行伯玉已為大夫且為逆臣所懼必在强仕之年乃後此九年孔子始生又六十餘年當定公十四年夫子始主伯玉家計伯玉已百餘歲矣

石門

太平寰宇記古魯城七門次第二門曰石門即子路宿處論語注謂魯城外門是也又今曲阜東北三十里有石門即杜甫訪張隱居詩所云石門斜日到林邱也孔子魯人故下但舉氏便知非齊鄭曾處之石門也

乘殷之輅

商以木輅為大輅此自崇質之意至等威之辨則非一樸素渾堅之木便可以別隆殺蓋商自有大輅先輅次輅三項等威必合諸輅辨之禮器所云

大輅繁纓一就次輅七就郊特牲所云大輅一就先輅三就次輅五就此正商輅等殺之準用以就數多爲大輅商以就數小爲大輅其餘皆茀軒綏亦俱當有辨也大抵大路越席原貴質素商以木輅爲大輅不尚繁縟所以可法　齊志殷因乘鈞而制車因桑根而爲色

臧文仲竊位

道是貴備賢者非也考左傳僖十六年季友卒至文十年計二十七年並文仲執政仲死然後襄仲

執政且子宣叔孫武仲並爲司寇則司寇是其世職而惠爲士師乃其屬固所以接者既因之下係後不容直道蔽賢病國當首誅盜跖尚何得稱賢者之有　論語注魯大夫食邑柳下云食邑此本左傳孔疏孟子注中柳下惠居柳下此見莊子注意固食邑柳下遂居之兩說固可通也

東蒙主

注無主大皞祀意時文因顓臾大皞之後而杜預注左有故主其祀之語致主字往往夾雜不清不

知主大皥任宿須句所同主東蒙顓臾所獨二意可兼在識客主　禹貢蔡蒙旅平西蒙也蒙羽其藝東蒙也在魯東故曰東蒙

是社稷之臣也

義疏鄭注詩云諸侯不臣附庸而此云社稷臣者是時已臣屬魯故也

虎兕出於柙二句

只設言以明典守者失職無所委咎虎兕不可貼季氏龜玉不可貼王章　謂真說出說毀則無可

收止矣非夫子責望非求意

夫如是故遠人二句

夫如是三字緊承上節作一頓言惟國家無貧寡與傾必由於能均安和如是故遠人不服但修文德不必勤兵於遠

有馬千駟

向謂千駟當即賦乘計算近得一解云此乃公馬之畜于官者非國馬散在民間者也周禮校人掌馬政天子十二閑艮馬十閑二千一百六十匹駑

馬二閑千二百九十六匹共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降而諸侯六閑猶千二百九十六匹皆所以給公用倘賜予也齊景時地大於王圻盛時又唯狗馬是好故畜多如是若出自民間則說苑所稱我長轂三千乘更不止是數衛文有騋牝三千秦后子私車千乘更有無祿而畜馬者則知古人以多馬論富非偶然也

餓於首陽之下

此對齊景千駟言只是一箇字自文無餓死字不

食用樂尤非章意

子之武城章

道字寬須照註提出禮樂方見弦歌來歷子游實在教化處注用字三見道章眼目

聞弦歌之聲

器而被之以音音而叶之以器氣不靜則手不調志不和則音不雅其人具有平日陶淑工夫須先看好弦歌與道字方有關會但說渢渢好音何異於十棒元宵鼓耶此句止就聞字收住推原到化

須加贊嘆便佔下節。

學道二句

須見得有教之者不可說君子小人自學道夫子平日亦是論治非論學也君子將來有位者註以位言勿誤認

偃之言是也

偃之言對下前言是也對下戲之耳也字死中有活

東周

息園師曰周八百年東西周之名凡三變初言東西周以鎬洛對言鎬爲西也此後言東西周以王城成周對言王城爲西也戰國後言東西周以河南鞏對言河南爲西也按周公營洛在下都即成周也平王遷王城去成周四十里及子朝之亂敬王始遷成周成周漢爲河南郡所治雒陽縣王城漢爲河南縣

子謂伯魚章

註修身齊家四字不平二南之詩但言治國由齊

家耳。若其本在修身。必待為之者自得於聲詩之
外然後有所興起。為能推之而通。放之而準。不然
何處向二南中。覓修身語

微子去之

只是行遯非適周。

是以君子惡居下流二句

水亦有言惡者。左傳有汾澮以流其惡。昌黎池記
盧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是也。宜夾焉。

周有大賚二句

註引大賚於四海又特下此言所富皆善人句見與書意指賚百姓者不同。又訓詩序賚以錫予善人本此則朱子明以善人指功臣而大賚之爲大封可知蓋善人指功臣乃與上節言帝臣相對而亦與下仁人一片至施恩百姓只消一二語圓足耳。

康誥

括地志故康城在許州陽翟。今禹州。正孔安國所云康圻內國名。叔之初封也康成作謚解。則康叔

子稱康伯爲父子同謚矣。

畜馬乘

何以見士初試爲大夫。按書傳。士飾車駢馬。駢馬。二馬也。詩四牡騑騑。孔注謂大夫以上。乃得乘四牡。然則乘字當作四字解。而畜者猶言脩也。渾說良馬在閑。何以別其爲大夫士耶。

君子而時中

對下無忌憚看。隨時處中。不作自然。

莽几

論語注謂期一歲之月此云匝一月大抵期者復時之名周歲曰期書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是也周月亦曰期左傳叔孫旦而立期焉謂自旦至旦旣已復時亦謂之期然則自朔至朔周月亦得謂期也

宗廟饗之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國語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堯祖顓頊而宗舜皆不及瞽瞍蕉氏遂謂舜爲堯後不自立廟無論祭法國語

二說參差難信。即如其言黃帝顓頊。明。有。禘。祖。二。祭。安。得。謂。舜。不。立。祖。廟。尚書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祖即黃帝以下。考即瞽瞍。賓即丹朱。又孔安國注神宗據帝系謂舜之七廟。黃帝爲始祖。顓頊窮蟬爲二祧。敬康句芒蟜牛瞽瞍爲四親。皆理之可信者。若。舜。於。堯。當。別。有。祀。也。馬融解書戛擊鳴球亦云舜除瞽瞍之喪。祭宗廟之樂。　神宗之宗廟號也。宗祖之。宗。也。宗堯之。宗。宗祀也。明堂祀帝。之。別名。也。宗祖爲七世之祖。當立主立廟。宗祀爲五帝

之祀設主而不立廟此其別也

無憂者一節

講家專以迭言一似文王大享現成者則注何以云此文王之事且何以見文王之盡道哉不知自王季視之文王述也自武王視之文王亦作也文王一身宜盡者正多但聖父聖子相接前省一番更創後省一番顧慮諸事從容做去不致有日不暇給之勢絕不見其爲焦勞拮据者此所謂無憂也以安分無爲爲盡道合講謬說耳

夫孝者五節

注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於上下者言之而踐其位節注云其指先王似單指天子非下所得通蓋上是祖考下是子孫臣庶祭祀之禮由上治以下治旁治此即所謂通於上下非上下通行之謂也人多悞會

陳其宗器

周禮天府掌宗廟之守藏大寶器藏焉祭則陳之又典庸器掌藏樂器及祭祀帥屬陳之鄭注庸器

伐國所獲之器及以兵物所鑄飾也是祭時陳器有此二項不止天府一條　廟功也凱旋告廟歸功先世此亦得爲宗器　大訓河圖不是簡冊當是范刻之於器者

設其裳衣

守祧掌藏先公之遺衣服祭則設以授尸立尸象生故以所遺衣服服之必是禮服其非禮服尸所不服者未必藏之守祧即藏亦未必設也時文隨手引用似凡遺衣服無不設將尸能遍服之乎抑

授尸外另陳之乎周法有男尸無女尸則后妃之遺衣服不設可知葛覃浣濯如何妄引　先輩論遺衣服有二項一則授尸一則設座上以為魂衣緣天子斂衣百二十稱至大斂所遺則司服授守祧藏之及祭以上衣授尸士禮所云尸服卒者之上服是也其非上衣與尸所不服但陳於座以祭之統謂之裳裧將上服解作上下之上因謂衣授尸而裳不授尸然不如解上服為上等之服則上服即禮服所以授尸而餘服不授其義尤愜又彼

所據是初喪禮乃周禮司服所謂大喪供奠服此時喪奠無尸故陳座以祭至後來之祭則尸所不服其設與不設俱未有明文也

薦其時食

兼草木之滋禽獸之滋言鬼神貴氣臭不貴褻味祭祀不言煎和膳膏香一條乃王之膳羞非祭祀正典　時祭不備物凡豈俎鉶芼各有限制四時不異惟籩豆庶羞爲籩人醢人所掌則每及他物如膴鱐胖腊麷蕡菱芡類各以時物實之所謂時

饗是也月令一歲中八薦新與此不同此是正祭彼是隨時而薦此所薦非一物彼專爲一物

序爵句

同姓豈獨無爵既不容列之西階失親親之情又不得雜處東階昧貴貴之義任荆溪援墓人職葬必以昭穆有爵者居前之例於序昭穆中另併有爵居前一行與異姓對似近理

序事句

張江文於禮制未盡事雖不外爵爲序然其間職

事必有卒日一定與臨事分派不同如太宰大宗伯以至鬯人鬱人之屬此職事一定者其助祭侯伯及澤宮校射之士初無一定職事須臨事派撥舊職申戒新職量予皆所謂序皆所謂辨也張文徒据周官現職爲言未考論及此至中分大小賢大賢專指助祭諸侯而不及王朝卿士小賢弟舉王朝之士而不及侯國貢士尤爲疎也　事有在祭前一日者有在本日者有在弟二日者序之不必定一人一事有一人兼數事如太宰贊玉幣兼

玉几玉爵是也有數人襃一事如大宗伯涖鬯小宰則贊祼是也　太史大祭祀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而協事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辨事者考焉此節序之之人　有有事而不入廟者有在廟而未有事者　陰統於陽從后有事一層補在後方不得通篇議論

旅酬

注引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而衆相酬據儀禮係無算爵事然旅酬二字已該得無算爵

不必以儀禮節目先後疑

燕毛

任翼聖據世子記及行葦疏謂同姓爲燕亦必立異姓一人爲賓以行禮又引湛露鄭箋異姓至讓而止同姓則成之文後自跋甚悉

踐其位節

諸其字注本渾指先王講家必謂指文王且謂太王王季在所尊內則文王不在所尊內矣豈武王時文王猶未入七廟乎況周公制禮時即武王已

死入廟在所尊內何論文王此等妄說不知從何而起上章於武王言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於周公言成文武之德俱無割開文王另說理以死者爲心即是孝祖父一視何但舉父爲言乎

好學近乎知

多說好學則見聞日廣道理日明此仍是求入道何嘗是求入德知者性之德虛靈不昧者也好學則私念不雜而虛天機日啟而靈漸復不昧之體至於見聞日廣並足內証心性意自可兼然要說

得入德與入道有別　好學實際在下文擇義及博學之二節近知勿洩雖愚必明

送往迎來

章何以符節屬送往委積屬迎來考遂人往來凡送迎俱有符節委積宴官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而達節以送迎之故蕃國諸侯每告至皆遣人往迎去則送之若商賈行旅則守關有內外之送令內者從外入外者從內出也但節各不同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行旅用旌節此只蕃國商賈行

旅不及賔客不得引秋官環人送迎賔客爲証葢賔客義與朝聘同也若委積亦有往來禮禮註從來至去皆設之於道是也故懷方氏掌委積謂續食往來地官遺人三十里有宿宿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積皆以給來往之用萬賔客與商旅不同如稍人以稍聚待賔客則專是賔客以甸聚待羈旅則專是商賈行旅故掌客委積有牢米薪芻此賔客之禮與遠人無涉

繼絶世舉廢國

繼絶如武王使仲雍孫周章繼太伯後而別封周章之弟仲於虞以奉仲雍之祀成王誅武庚又封微子於宋使繼殷祀是也舉廢如箕子封箕至周國廢而封之朝鮮蔡叔以叛國除其子胡改行復封之是也

星辰

日月之會為辰指天之十二次言為辰之正義托辰乃旁義若東南隅之辰即統在十二次中而水星之為辰星大火之為大辰仍是星至日月星之

統稱三辰。益當別論耳。

華嶽

四書勝言。華嶽二山。與河海對。按周官職方九鎮。河南豫州。其山鎮曰華山。正西雍州。其山鎮曰嶽山。爾雅五山。河南華。河西嶽。

不考文

証。文書名。二字本周禮外史。即字也。

車同軌

車之同。不用驗之車。但觀轍迹之廣狹。如一。便知

車之制度無殊時下渾填考工只是車同制耳

小德川流二句

本來氣化喻聖人時文轉以聖德形氣化反主作客濫觴趨明遠而愚者多效之斷謂能闡明仲尼

淵淵其淵二句

前言小德從旁人覷聖人形容想像故曰如此言大德並從聖人分上說故曰其如淵其淵總是一淵如天其天總是一天註非特如之而已莫呆認

四書偶談內編下

太平戚學標翰芳著

孟子見梁惠王章

開口言利便見平日趨向所在登高而呼何怪羣下百諾故須先斬其舌章內凡八曰字宜着眼

顧鴻雁麋鹿

顧字對百姓看不對孟子看就章意論之意不在民義爲重也　麋陰獸冬至角解鹿陽獸夏至角解麋澤獸形大而角枝向後鹿山獸形小而角枝

向前爾雅麋之屬。有麐麎麌狄四名。而非鹿。鹿之類。有麎麀麞麛四名。而非麋。說文大曰麋。小曰麂。原文無此六字。後人增入。

靈臺

閣謂之臺。郭景純曰。積土四方。凡經言臺。門臺。榭。其上有木者也。單言臺。其上無木者也。括地志言靈臺孤立。高二丈。周回一百二十步。是雖太宗時猶存。

五畝之宅

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此括趙註爲言說者因趙註有各入保城之語遂指國邑言按邑里也漢志云在邑曰里此在國與鄉俱有若國邑則百里之國約有萬井其所爲城不過五五二十五里然且宮城廟市去三之一乃欲使萬井八萬家之邑里並入其內能容之乎況國賴封守外無敵至而盡棄縣稍都鄙於不問專守國城無是理也管子內政四民勿雜處田野之民不入國都韋昭謂周制城郭之域士工商而已農不與焉此所謂邑但

如公邑家邑邱邑都邑類凡井之隸於鄉州閭黨者自有邑非國邑也入保之說斷乎無之或引詩上入執宮功并春秋戰郎禺人入保之保爲證皆義所難安

齊桓晉文之事

意開取威定伯之事桓文事迹固其所熟知也䟽桓文說當言其威服諸侯天下莫強此即大欲所在尊周攘夷宣王所羨慕不在此

文王之囿

豐在岐山東南三百餘里。文王在位四十九年乙丑。始徙都於其地。作靈臺。臺少右作靈囿。囿中有沼。故有三靈之名。蓋原就南山下一片地爲之。林木繁多。鳥獸所聚也。其地在今鄠縣東。正漢志所云文王作酆。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爲九州膏腴者。文王當日。弛以與民。恣其芻獵。但有物以蕃界之。遂名之曰囿耳。漢武帝欲除以爲上林苑。屬之南山。即其地。然武帝恣意從禽。與文之公民者。不可同日語也。

交隣國有道乎

事大恤小宣王兩不能盡故但覺隣國之難處交鄰一問意直望小畏大懷息爭求寧豈其本願所在

勾踐事吳

豢吳沼吳雖當日實事然陰謀詐術非孟子所取只言其能事大合於知者所為耳　他日吳雖為所滅顧其事之之時但知越小吳大不事必亡如此方與畏天保國一路

雪宮

古本晏子春秋有齊侯見晏子於雪宮事因思引晏子對景公一段正服前故實也

率西水滸二句

云水不及山去邠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又言山不及水周本紀遂去豳渡漆沮踰梁山止于岐下水陸並舉矣但據程大昌雍錄則云渭水實在梁山下之南循渭西上可以達岐又與漆沮二水無涉

三閂

豕魚腊腊。獸肉。儀禮宗人舉獸尾。注云。士用兎。

不膚撓二句

天下無膚被刺而不撓。目被刺而不逃之理。只是從。無人敢到眼前。遂加以非意。故並無膚撓目逃之事。若一看[illegible]熱豈直鐵鑄石打。

宋人

莊列二書。多言宋人。如資章甫而適越。不知越人無所用之者。宋人也。[illegible]聞[illegible]於國氏。得其爲盜之

言。遂真為盜獲罪者。宋人也。自曝於日。顧其妻將獻君求賞者。宋之田夫也。得人遺契。歸數其齒。告其隣吾富可待者。宋之游於道者也。豈果其地多愚人耶。大可為揠苗者作襯。

自西自東二句

東西南北。從鎬京規算。若從天下之中算便錯。自來文於東北多誤引用。

朝廷莫如爵四句

首句另說。朝廷重爵。至鄉黨便論齒。若輔世長民

尤貴德下二句併一路求句方接得起說成有德則齒爵俱不敵則下宜云惡得有其二以慢其一矣爵字中有許多等級語意重在君邊明朝廷當尊君也至鄉黨句亦不是尋常論齒要見養老乞言天子必有父諸侯必有兄意思蓋爵雖貴不得臨之方對下慢字

朞音反齊

有謂言朞不言喪爲改朞者禮改朞緦麻服事畢而除故不久反齊不然豈有大賢不行三年之喪

者。然改葬不過遷穴。未必易棺。章內木若以美。又似新喪。古無改葬事。息園師嘗駁鄭箋爲臆說。或引列女傳。孟子處齊。擁楹而嘆。孟母見之云云。爲孟子奉母在齊。母卒於齊。孟子奉喪歸葬。葬後即反。爲反哭於卒所。又考明郝京山則云。時君有賜襚。反齊。拜君賜也。止於嬴者。衰絰不入公門也。但至齊境。行禮。禮畢。仍還魯。說並有理。

盆掌火

閻潛邱言火是官名。左傳閼伯爲周火正。周禮有

司爟掌行火之政令。 益為皐陶子。書疏論語疏。張守節秦本紀注。皆云然。古者天子建德。因生賜姓。故堯祁姓。丹朱貍姓。父子不必同。不必以皐陶偃姓。於翳嬴姓為疑。又按舜謂柏翳曰。咨爾費。贊禹功。後嗣將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然則益固舜壻也。

丈夫之冠也父命之

冠禮惟賓有祝辭醴辭字辭。父並無辭。且以下母另有戒辭例之。可見命之。爲令。非辭也。時文輒言

命辭可述。不知所述何辭。

湯居亳

此南亳。在穀熟。湯之始都也。後所都在蒙城。爲新亳。則去葛數百里矣。

莊嶽之間

注齊街里名。莊是街。嶽是里。襄二十八年傳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注云六軌之道。反陳於嶽。注云里名。又昭十年敗諸莊。哀六年戰於莊敗。注同。

使之居於王所

王所。王所居也。使居。卽周禮所謂宮中之官府次舍也。人主。燕居。當先正。其所習。故周禮天官。於宮正。宮伯之職。最重。其左右宿衛供給職事。皆士庶子之賢。而。有道藝。德行者。充之。是以。足衛顧問。資匡弼。養成王之德性。蓋大臣。正君。第一事也。宋王左右多非正人。故戴不勝特引居州於宮禁之間。冀有所匡正。時講不明此義。只說得薦之於朝。

不得罪於巨室

春秋時權在臣下。太阿倒持。故聖賢立說。多尊君

抑臣戰國時局却大變游士一言大臣立擢猜忌所中甚輙得禍親賢如魏信陵齊孟嘗猶不免處危疑之地此孟子所以嘆國無世臣及有親臣如犬馬之說也外注林氏云云非戰國情勢

曾子養曾晳節

時解於必曰有竟有云雖無言有者此因注於曾元下雖有言無字謬用爲後文作對也孝子視力可爲無不爲曾子體親之意酒肉必多具以待與將徹必請非虛請也問有餘必曰有蓋實有也至

曾元則但供親而不寬備不請所與更無可與也問有餘曰亡亦告以實也將以復進元意此親之膳還須留以奉親不得輕與他人蓋心心念念只以父母口體爲重不能如其父之黙體親志也若如時解則曾氏父子俱不免以不誠事其親而曾元惜財吝物并亦辭不得餐口體不特害理兼害文義矣

遷於負夏

非播遷之遷乃懋遷之遷史記所云就時於負夏

是也負夏衛地見注疏

子產聽鄭國之政

聽字最妙身不下堂階而民隱無不上聞體統尊而責任重下文總函在一字中

徒杠輿梁

先儒皆以杠爲矼杠從木恐只是架木梁即造舟爲梁之梁比舟而橫木共上即今浮橋若非架木造舟則一成永利何用每歲每冬用力而成

西子蒙不潔

古注以不潔汗巾蒙其頭也古者婦人出必蒙面蒙字較有着落

外丙仲壬

史記謂丙壬繼湯而立二年四年書太甲居憂漢志有云服外丙服是也萬與書序成湯既沒太甲元年終不合至以二年四年為年歲則四歲者長當先序世本世紀皆謂湯年百歲丙壬年幼如此是湯九十七九十九更生子矣

鬱陶

注思之甚而氣不得伸。解鬱字未解陶字。趙注引檀弓人喜則斯陶。解陶爲喜。又於鬱字欠解。廣雅鬱陶。喜也憂也。兼兩義而未甚明。惟毛西河謂喜愛不能舒結而爲思。頗盡二字之理。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

此爲一句。之秦爲一句。略一頓。遞下之徃也。考史記乃晉虜百里奚爲媵於秦。非奚去虞卽之秦也。

虞虢

虞在今山西平陽。虢、西虢。在今河南陝州。名雖兩

省。界郡相連。賈逵注。虞在晉南。虢在虞南。形勢瞭然。

今夫麰麥節

麰麥是降材之同。能同生同熟者。不陷溺者也。反是者。陷溺者也。播種下五句。雖有下四句。一反一正。並就後來言之。新安以皆熟以上。統明降材之同。誤矣。

則已談笑而道之

人方盛怒。不便正辭勸解。談笑而道。厥心。柔其怒

使言可入也須善會

儲子得之平陸

平陸去齊都六百里為相朝夕君側如何責其親來意當日國相皆得周行境內如范雎傳所云秦相穰侯來行郡邑車騎至湖關湖關去咸陽亦幾六百里也前輩並有此說

秦穆公用之而霸

此句不是正對賢者有益於國處處抱轉上句方與下文一氣

昔者王豹節

此節主腦在是故無賢句。注於魯繆公之時節云。識孟子未必能有爲於本節云。識孟子未足爲賢。分割了然。一路。都。爲無賢。二字襯逼非仍在事功。上較論。也故下節亦但以不識兩字破之不復於事功置辯。

葵邱之會諸侯

蒙引如此讀。葵邱有二。一爲齊地近臨淄即管至父所戍者。一爲宋地。遠在齊西南。宰孔言齊侯

西爲此會則宋地也

載書

趙注束縛其牲但加載書不復歃血載書二字是實事即周禮司盟掌盟載之法左傳襄九年所稱士莊子爲載書也以載訓加者誤

白圭

魏文侯用白圭拔中山爲十七年事閻伯詩推至乙酉孟子至梁凡七十三年疑名丹者別一人樂記載子夏與文侯問答爲文侯二十五年事年亦

當一百餘矣。

如其自視欿然

富厚雖附吾身。而無補。於性。分之。不足。故但。覺其欿。然。非處富不自滿假之謂。自。視。二。字。離。上。句。說。

分定故也

性之稟其全者。其分同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無以定之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是分定注脚。

摩頂

註摩突其頂似高起一層之狀何以至踵正義云突穿突也
臯陶爲士
古刑官曰士但稱士不稱士師士師司寇之屬周時始有
垤澤
郎襄十七年築者謳口之澤門杜注宋國城南門也
虎賁三千人

据周禮虎賁氏職如今親軍禁兵。然止下大夫二人。中士十二人。府史十人。胥八十人。虎士八百人。何以武王多至兩倍。意先時只是軍卒。各自。周公立。制。始。爲親軍。護衛。更定。人數。也

口之於味章

兩不謂。是爲性命。嚴其辨。所謂性也命也。乃就世俗所云言之。不是果有兩項性命。若子有意伸抑其間。

有私淑艾者

重君子使人得以私淑與予私淑諸人也不同

人能充無受爾女之實

爾女未必就輕賤金縢周公於祖父亦爾女之詩書此類甚多輕賤之意形於口道爾女之際爾女可受爾女之實不可受

四書偶談外編

太平戚學標翰芳著

無友不如己者

如、猶同所謂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也即如己必敬必敬人亦如己之必誠敬此便可友不然縱才力高出於我友之亦有損無益

孟懿子問孝章

孟僖子病不能相禮將死命懿子兄弟從夫子學禮無違一對正是要其遵遺命學禮特言簡懿子

不再問恐其泛認故因遲祭之此問當在僖子死後不然不連葬祭言

禘

周公爲文王大宗得稱宗國立文廟爲出王廟魯備天子禮樂以原祭文考然此名宗祭不名禘禘祭不立廟宗祭立廟宗祭禮減於禘止用四代禮樂而後此以祭所自出遂冒宗作禘且偽言成王賜而伯禽受則僭甚矣　考禘祭亦合食故商頌大禘有元王相土諸遠祧周頌大禘有烈考皇考

諸親廟韓詩外傳所云存廟與廟皆升合食者始祖出祖一正一祧之說起唐陸淳而趙氏襲之

媚奧

奧非別有神如祀竈而迎尸於奧此即竈之神賈意竈行令得權即求之於奧仍不外竈可禍福之柄何如竟就竈祀之直捷譬我在家用事便到朝廷也是我何必遠求常說奧比君竈比臣微似以奧爲尊神而擁虛位者　古家不祭神禮文五祀皆祭於廟如祀竈則在廟門外之東以祭廟時尸

鼎鑊庖湢。皆在此。故就此祭之。至迎尸則在廟門外西室之奧。

射不主皮

射有主皮者。有不主皮者。不主皮者。禮射也。鄉大夫以五物詢衆庶。即鄉射禮所云五物。一和。二容。三主皮。四和容。五興舞。雖亦尚主皮而能此四者。即不中質亦合禮。力射則期中質。即主皮之射。尚書大傳所云澤宮校餘獲者。凡田所獲備祭有餘。較射而分之。雖亦貴容節。斷重主皮。至貫革直是

武射謂射張侯。力射謂射張獸皮。武射並無此。但取甲革而貫之。周官所謂甲革椹質。言以甲革爲樹質。國語稱三革之射。一甲革。二胄革。三盾革是也。又皮革一類而有辨。凡棲皮之法。謂以布爲侯。綴皮其中以爲質。質者鵠也。侯以弓定尺。三分侯之尺以爲正。其中爲質。質者爲皮。只四寸。而有熊侯豹侯之辨。此全於毛色別之。革則去毛者。

遂事不諫

集注指哀公。故云事已遂不可復諫止。今貼宰我。

則無所謂事勢難已矣。遂者。擅成事也。易無攸遂。公羊傳大夫無遂事。皆是成其事擅。宰我不知退讓。任意而對。此處有專擅意。

其養民也一句

子產養民。當有實政。所謂實政。不外制田里。正經界。治溝洫。日宣節服。使大家不致以僭侈虐取百姓。不致以踰分耗財。至使民則用民之力。如營建與師旅。義者使之必以時。必以事。不無故而擾民也。上句惠字。有不止寬猛相濟。下句就民說。有不

必兼上下貴賤等級上句仰道千乘章愛人下句

仰使民時

十室之邑章

若讀至者字作以爲字連下言爲不如我之好學評更婉轉考晋衛瓘有此讀但以末句爲必有好學則解太曲矣

必在汶上

欲去之齊此孔安國之說考汶水有二一出琅琊東入濰至係齊地一出泰山萊蕪西南入濟有齊

境而魯地爲多蓋齊魯以泰山爲界今大汶口尚在泰山南百餘里詩汶水湯湯下接言魯道有蕩知汶在魯境雖至齊必由之途其去齊尚遠必在汶上者以汶水東北一帶多深山大谷蹤跡難到欲借此隱遯以全其志未必有去齊意時講又添出不能越境相名意立言益近於激矣

觚不觚

觚容二升取寡爲義詩傳飲當寡少曰觚是也今名爲觚而其所受乃如三升之觶四升之角於義

金矢免傷攻制。并懲貪飲也。

文質

質字有兩解。一質地。一質樸。凡對文言者。皆質樸之質。非質地之質。然本末之分。蓋以質地論。如以甘白爲和釆底子。白含有本意。若對言文質則如一味三五分甘。即是質。六七分甘。即是文。一物三五分白。即是質。六七分白。即是文。甘白亦在五味五釆中。何處見本末。故禮器甘受和。白受釆云云。未可以訓文質也。且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二句。尤

不可以文質對言。在禮明云。有以文爲貴者。有以素爲貴者。是禮中該有文質。豈得獨以禮爲文而忠信爲質。總由認質地之質爲質文之質。故動引此數語爲說。而不求輕重之成見牢不可破矣。周末文勝固然。然元公制禮。何等委曲繁重。至春秋日趨於飾。其弊坐文不足者正復不少。

衛輒拒父

春秋諱內不諱外。許止趙盾。猶斷加以弑逆。豈有輒拒父而不大書爲天下後世戒者。哀三年。經書

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是時蒯聵在戚。而曼姑因輒所遣。乃書法轉以齊主兵。而於輒無專詞。推尋其故。以晉失德而虐諸侯。因之衛靈齊景魯定。三國同謀叛晉。趙鞅又遷衛貢寶晉陽以絕彼往來。於是衛亦合二國援朝歌以抗鞅。是則晉衛爲仇。幾於勢不兩立。而蒯聵乃背父而奔依之。會靈死。鞅遂借納聵以潛師伐喪。蓋聵悉於納已之言。不悟鞅之意在襲衛。衛之拒。國靈公之志。亦宗社之計。不得不然。雖聵在軍。譬也先挾英宗入關。

明君臣力戰拒之為拒也先不為拒英宗也拒父之名晉必假以為罪而其為拒晉非拒父不唯當時諒之即衛人亦諒之特不能去位自全此則輒之自陷於逆耳

謂之吳孟子

昭公諱娶同姓改稱孟子使若宋女并遮吳字諱之春秋為國諱但書孟子卒亦無吳字吳孟子之稱乃時人不肯沒其實也坊記猶去其姓而曰吳疏謂是當時之言孔穎達疏左傳論語亦然

篤信好學章

開口便說守死自爲身際季世者立說守死重善道尤重善道由篤信好學二節是守死善道之事末節又與天下有道二句作反對指重在下一句天下有道二句只是謹於出處與孔顏用舍行藏境地迥別

學如不及章

失非得失之失乃相失之失如云失落在後也如此方與如不及一直

巍巍乎舜禹章

此美舜禹之受禪盛德之至天下自歸而已未嘗以身與其間所謂不求而獲也

三分有二節

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禹貢九州夏制也冀雍豫幽營揚兗荆徐爾雅九州商制也揚荆豫青兗雍幽冀并職方九州周制也三分有二宜以商制為說紂都在豫天子近圻無遂屬牧伯之理六州歸附當析出豫言書西伯戡黎解者以西伯為武王

亦以黎近帝都文王時不宜稱兵也。

黻冕

黻韍字近而不同。紱是蔽膝以韋爲之是佩衽之屬一名韠一名韎韐不列章服之數黻則繡之裳者爲十二章服之一。其文兩已相背一繡青一繡黑考工記云青與黑謂之黻是也周官五冕之制其曰袞冕鷩冕者皆以衣裳采色聯之冕首以爲名諸冕或九章或七章五章三章於山龍華蟲之屬有去取獨無一章無黻至元冕且全繡黻不問他章

以黻者衣裳之極事合東青北黑艮方之成始成終以爲象故五冕可總稱黻冕是則黻冕實統冠服而言也禮天子朝覲諸侯與大祭祀大賓客皆用衮冕降而饗射用鷩冕又冕而親迎冕而躬秉耒大事無不用冕者卽以黻作韍亦不獨祭祀用之詩庶見素韠用之喪禮朱芾斯皇用之戎服士冠禮有服韎韐服爵韠之文蓋亦禮服通用

麻冕

冕以木爲幹而衣以布後高前下有俛仰之形縮

布冠。不用。冰亦無俯仰。服冕自大夫止。緇布冠通乎庶人。

拜下

禮。凡錫燕。君行享賚。則臣或下階行謝。及君辭之。而後升階畢其儀。此謝拜。非禮拜也。禮拜君。不辭。一定在階下。

執圭

命圭。非諸侯親行不用。聘則用瑑圭。所謂臣所執。降其君一等也。詳周官典瑞及玉人職。

紺緅飾

禮經言齋服。多係元色。荀子哀公篇。元端元裳。皆天子與士共之。云紺色者。古無明文。說文訓紺作深靑。孔安國竟爲元色。皇侃謂紺深於元。亦無定論。禮家三年練以縓爲飾。爾雅一入爲縓。乃黃赤之色。若緅則考工記五入爲緅。注云。以赤染黑。是孔注云淺絳色。皇侃已指其誤。大抵古重陽色。紅紫雖間色。陽色尚存。紺緅一類。爪秋赤汁盡爲黑湼。故幷飾。不用耳。不必依孔氏喪祭分貼至飾字。

才兼領袖言之

袗絺綌

孔安國曰暑則單服絺綌必表而出之加上衣也周禮六服有展衣即表衣詩蒙彼縐絺用展衣出其上以見君及賓客也縐絺在禮名素紗而展衣以丹縠爲之素紗外單以丹縠正與單絺綌加表衣相正明

不時不食

舊注以朝日中爲三時然禮經多非時食如春酸

秋羊。春葱秋芥。又如春食齊。秋醬齊。春羔膳膷。秋麛膳腥類。可推廣言之。

割不正不食

正義。謂禮。割。有正數。必折解牲體。使脊脅臂臑之屬。不得混雜。此與周禮。掌割烹之事。必先辨體名。少牢禮。解羊豕。必分前體後體。自肩臂臑膊骼。及三脊三脅。凡十一體。所謂。諸子正六牲之體者。次特犬祭祀。有之。庶割字正字。皆有經據。又縱橫細割。謂之。午割。割不必定方也。

式負版者

鄭司農注宮伯職云、版名籍也。今時鄉戶籍、謂之戶版。版成內宰注云、版謂宮中閽寺之屬及其子弟錄籍也。圖、王及后世子之宮中吏官府之形象也。似戶版、仕版、亦可兼言。

三嗅

梁顧野王玉篇、有嗅字。五敎反、呌也。以嗅爲呌、直捉之耳。

浴乎沂

浴、韓昌黎作浴。謂循沂而遊周之三月。卽今正月。尚當寒時。安有浴沂之理哉

民信之矣

民信是一政。故不支稱三者。如謂有兵食。然後可致民信。是兵食反急於民信矣。

徹

孟子言助者藉也。春秋宣十五年傳。穀出不過藉。杜注借民力以耕公田。穀祿所出。不踰此數。公羊穀梁亦云什一而藉。然則周制雖徹。仍是助法、蓋

使通力計畝則內外公私俱可不立於孟子非也百畝節難通而合作則無夫之上下均收則無公之多寡按之上農夫食九人節亦礙可知徹助一法其別名徹者徹通也以通貢助爲言也

子路無宿諾

按左傳小邾要子路盟子路辭自丞文觀之是子路不苟諾故無宿諾集解作不豫諾謂不先諾也正所云然諾不苟者

樊遲請學稼章

漢儒謂遲思以學稼教民謝上蔡亦云遲學稼將以爲民非役志於殖貨者第其說已有啓後求神農並耕西泰令器之弊故夫子抑而教以大者四方之至非大夫以下事也

愛之能勿勞章

次句以師道言父師一例孟子曰教人以善謂之忠即此處忠字註腳

市朝

先輩言朝非殺人之地禮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

兵器亦非入朝之物。史記孟嘗君傳曰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不顧。索隱言市行列有如朝位。凡有官處皆得稱朝。如所稱郡朝縣朝不定至前朝後市也。左傳太子光尸戎子於朝。楚王殺令尹子南於朝。自是亂法。

行夏之時

沈括言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爲歲首。此古歷。今正月斗柄指丑。蓋歲差也。但以冬爲亥子丑。春爲寅卯辰。不必四所建也。春秋時。惟晉行夏正。

君子學以致其道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而學其總名。游息有所。所習有業。考校有法。亦如工之有肆。然非是則道不成。

數仞

論語注七尺曰仞。此出包注。孟子九軔注八尺曰仞。此本趙岐。說文仞者伸臂一尋八尺。顏師古漢書注亦以伸臂一尋爲言。蓋尋本八尺。以意度兩臂。立義而尋仞義同。周禮匠人作澮廣與深俱

兩其八尺謂之廣二尋深二仞以尋仞俱八尺也

喪致乎哀而止

孔安國曰毀恐滅性故致哀而止毋過情也如此

語意自無弊

道不遠人章

時講以此下三章皆費之小者子臣弟友聖人所

未盡得謂小乎下大孝幾章皆由庸行之常推之

以至其極即此章固已該得先輩云此等處不必

瑣瑣分貼也

上祀先公

先公。祖紺以上至后稷。此襲鄭注。后稷雖不言追王。然七世祖也。王者立廟以事七世而主廟者爲先公。將稱先王廟乎。抑先公廟乎。考后稷原稱先王。國語稱契爲元王。武城稱后稷爲我先王建邦啓土是也。故周頌先王先公。注先公自祖紺以上至不窋。不列后稷　周禮司服享先王服袞冕。享先公服鷩冕。舊注先公自不窋以下。亦不及后稷是。稷不惟。攷稱且。攷服矣。不然先公鷩冕。則天子

將改裨服以臨祭幾見天子裨服入廟之禮

來百工則財用足

來百工。是冬官庀飭一大經。其所云財。即天官九職以百工飭化八材之材。所云用。即考工辨器用之用。工不一。則用亦不一。如木工攻木財。則得木用。金工攻金財。則得金用。即以金工言。鳧㮚桃段。其工也。金錫諸齊。其財也。削鎛鍾量。其用也。

朝聘以時

王制比年小聘。三年大聘。是侯國之相聘禮。五年

一朝是夏殷朝制尚書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於方岳大略周禮十二年中王一巡狩諸侯兩朝凡巡狩之明年侯服一七年朝甸服二八年朝男服三九年朝采服四十年朝衛服五十一年朝要服六十二年朝六年中六服各一朝尚書言五服者以要與荒鎮蕃四服在五服外也於是天子巡狩諸侯又朝方岳下此常朝也又有不期而會如王國有大事諸侯齊至曰時見如十二年不巡狩則諸侯共朝京師曰殷同

此閒朝也然五服殊方各以時至東方以春至曰朝南方以夏至曰宗西方以秋至曰覲北方以冬至曰遇其見於諸禮不同如此若聘則天子於十二年中每閒歲下問於諸侯以一三五七九十一年爲度謂之六閒而六服則皆以朝應之次年遣卿入聘繼此則閒年又聘共六聘凡十二年中侯服以一七年朝則有二四六八十十二年六聘甸服以二八年朝則有三五七九十一年六聘皆除巡狩年外以次而周所謂陽年朝則陰年聘

陰年朝則陽年聘朝聘不重複此大聘也然且天子有歸賑致禬賀慶諸小聘而諸侯於天子則遇王國有事即遣大夫不時入聘謂之時聘亦曰小聘若左傳鄭子太叔晉叔向所云歲聘閒朝諸說皆霸國所定之制正義以強合周禮殊令朝聘大典一徑訛錯

厚往而薄來

周制十二年中天子一適諸侯諸侯兩朝天子天子六問諸侯諸侯六聘天子即往來也往禮有偏

存頫致福贊貢甚衆次致禮如天王賜胙宰咺歸賵周定王告晉之慶類即是厚往若來則諸侯朝時有侯服儀牲甸服絲枲男服彝器采服織纊衛服龜貝類在九貢之外聘有琮璧幣帛庭實皮馬在春秋入貢獻功外皆來禮也至燕賜如宰大掌客牢禮膳獻賓賜餐牽類是燕勞非往禮

不曰成之

國語引此詩韋昭注云不程限以時日

易耨

趙注芸苗介簡易也朱虛侯言立苗欲疏呂氏春秋其耨六寸所以間稼皆同此義又與深字對說似長

釁鐘

古凡造宮室器皿必血祭以釁其成謂之釁禮故禮云釁者所以交於神明之道也周官大祝隋釁或作塗血或作薦血總是血祭後來始有血塗釁隙之說雜記成廟則釁之故有以血塗廟屋者天府釁寶鎮月令釁龜筴皆無所謂隙也周禮羊人

禳釁供羊牲鷄人禳釁供鷄牲禮記宗廟之器釁之以豭豕並不用牛其用太牢後人變禮加後耳

是以君子遠庖厨也

遠庖厨者不使親見親聞之死食肉固無害於仁也正以巾明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意至於預養是心而廣爲仁之術乃朱子恐人因此啓傷殘物命之弊云然非本文前後正旨講家轉以此意作主愈說愈不明矣

集是着力字猶集義之集言從九分中并兼侵滅零星湊合得有一分若作虛字云集而計之便不成文理

蹙頞

說文頞鼻莖也人憂戚則蹙鼻莖於眉宇之間卽攢眉也吳諸葛恪折頞廣顙謂鼻根曲而頞宇寬正頞頞之辨

齊人伐燕

兩章當是兩時耶梁惠篇則孟子初至齊時宣王

事也史世家燕文公卒子易王立宣王因喪伐之取十城既聽蘇秦說歸燕十城且重立燕王則以諸侯謀燕故也若公孫篇爲孟子再至齊時湣王事也史世家噲屬國子之國大亂湣王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伐燕噲死子之亡三年而燕立太子平畔齊後二十八年破齊湣王走死齊人立襄王則孟子去齊久矣七篇中單稱齊王者多係湣王以孟子作書時湣王未死尚無謚也

築薛

此田嬰之薛非奚仲之薛六國表齊世家並云湣王三年封田嬰於薛國策靖郭君將城薛以客海大魚之諫而止當時雖無偪滕意然虎牢城而鄭懼東陽城而萊服密邇隣境安得不恐據此任姓之薛亡在滕先矣而宋將行政章註云宋王偃嘗滅滕伐薛則是滕亡薛存考滕爲宋滅止見國策古省紀漢志杜氏釋例水經註並云齊滅之竹書又云越滅

微仲

微爲圻內國微子啓所封微仲則其次子古今人表一註紂兄一註啓子包爾庚時攻亦云微仲者微子之次子也無國邑而稱微從父封也厥後封宋而終身稱微仲忠孝之義也

置郵

馹即驛也字書馬傳曰置步傳曰郵又馬遞曰驛步遞曰郵是驛通於置而郵不然後漢改郵爲置謂改步遞爲馬遞也雖置郵皆宿舍之名而置長而郵短以步不速馬也漢烏孫傳有便宜因騎置

以馹則馬專屬置黃覇傳郵亭鄉館謂停行之館則步專屬郵此顯然者若驛之同馹則一字而兩行者左傳楚子乘馹子木使驛隨其所書其郵之通馹誤實始於廣韻

淫詞知其所陷

淫訓放蕩是只管流出去與陷之深入內者不合作浸淫解始與沉溺一串

廛無夫里之布

布泉也夫布里布各另一項閭師凡無職者出夫

布是游惰之罰載師宅不毛者有里布是世家侈業爲臺沼之罰當依周禮㕓自有總布絘布之征

按此節再言市宅說與第二節複若以許行受㕓例之作新附之民而以㕓爲夫一㕓之㕓下誤字較有着落

王之爲都者

都者縣邑之總名禮十邑曰都周官四縣曰都毛詩傳下邑曰都又小曰邑大曰都所謂邑有先君之廟曰都乃引春秋傳爲解宗卿建宗得設先君

一廟於宗邑名出君廟。

周公使管叔監殷

王制記商制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原以三王官出監侯國。周制則先以王朝二伯。九州牧伯。為監官之長。然後設連帥卒正屬長等官。分監諸侯之國。而自相統攝。周禮所謂建其牧。立其監者。不特連帥一人。稱三監。帥卒正屬長亦稱三監。猶之太師一。公稱三公。太保一。輔稱四輔也。書序云。三監叛。祇管叔一人耶。以管叔

爲三監也。孔氏誤認三字，以管蔡與商當之。商、鄘、武庚，豈有武庚監武庚者。卽蔡叔並不監殷。左傳則公病二叔之不咸，及管蔡啟商，惎間王室，不過流言啟釁，故管誅而蔡囚，其罪亦輕於爲監者。若霍叔則并孔註不及。後鄭氏作詩譜，据蔡仲之命，謂霍亦流言，遂以霍代商，補三監之數。監殷自是連帥之職，若謂以身監守武庚之國，則管叔本封委之何人。又如專爲武庚而設，此後世制防之術，豈所語於聖人。

請野節

鄭氏云鄉遂用貢都鄙用助遂地在郊外不得統鄉遂屬之國中周官於六鄉明言九夫為井安見田不井授受用貢法遂人之文明言治野夫間有遂十夫有溝安見野不可什夫而必行助此孟子就滕斟筭耳古註而如也便見是大畧依古不是盡改今制

九河

大河水莽在此九河中即徒駭也春秋時齊

稙塞八河不及徒駭濮成帝時河隄都尉許徒駭在北是大河故道春秋緯亦云齊移河為界而塡閼八流以自廣故八名盡湮而徒駭獨在以其為河身也不得如蔡氏注禹貢別出大河

務肩

趙注云竦體漢書吳王濞傳脅肩累足鄒陽傳脅肩低首師古注脅翕也謂歛之也楊雄傳作翕肩蓋歛兩肩為卑縮之狀於小人情態尤肖

祼將於京

助祭京師不曉何祭。周制六年一朝，猶且疏遠難齊，豈有大饗大祫可頻年一至京者。況卜祭有月日，必欲使六服諸侯同日集廟，亦必無之事。故宗廟序爵，從來禮文皆指同姓內諸侯言，鄭注所謂公卿大夫者，至後來始當以異姓。大抵六服助祭惟閒國一至，武成所云丁未祀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是也。外此則王國建都，如武王營洛，康誥有侯甸男邦采衛邦見士於周之文，洛誥有王在邑烝祭歲王賓殺禋咸格之文，又新君即位。

當亦一至如舜即位則書云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太甲即位則伊尹云祠於先王侯甸羣后咸在是諸侯助祭惟此開國建都即位三大禮餘國來朝適會祭時理或有之於禮經無考也

千歲之日至

日至有兩至不止冬至至是中氣在望後不在朔凡朔日遇至必前是閏月以節氣移之望後而後移中氣在朔如僖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正義謂去年十二月是閏也未聞造歷先置閏者日至

二字當如禮日短至日長至春秋傳日南至日北至孟獻子言正月日至七月日至兼冬夏言之造歷先定兩至而後兩分四時二十四氣十二月三百六十日以次而定傳所云履端於始謂求之於日月五星運會之始也舉正於中者即正中氣定日至也正猶書正仲夏正仲冬也然後以餘分置閏歸餘於終焉据堯命羲和諸官考時置閏其分命申命只以冬至屬朔易未嘗屬歲首且以日出驗朔旦中候未嘗較夜半也歷有三正而造歷者

必據寅建以或子或丑則四時不正今甲子夜半冬至則子正也其說本之新唐書五代史非古法

校人

主池沼小吏此古注不見所本或意只是養馬胥役偶在左右者校人牧養見周禮

有庳

道州鼻亭之說後人多不之疑考其地在今廣西永州安有兄都蒲坂弟居零陵陸阻太行水絕洞庭較驩兜放處猶遠千里而能源源而來時相接

見之理地志云相傳舜葬九疑象常來此後人爲立祠此則理可信者若所封國必去帝都不遠惜莫得而考

五羊之皮食牛

言衣此五羊之皮食牛進五羊皮爲豢蓋賤者之服而奚素所衣者不定所得之值也　風俗通奚爲秦相其妻歌曰百里奚初娶我時五羊皮可知奚服此已久史記奚亡秦走宛楚以五羖皮贖之特持其平日所衣爲驗耶將用之耶曾謂五羊皮

之賤奚一身得偭止此而秦且以向大國與逋逃之臣哉大意本朱竹垞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

講義有浮海入寇之說此認越在會稽也考勾踐滅吳嘗徙治瑯邪築臺館而武城在今費縣西南八十里爲魯邊邑與越正相隣豈煩舟師從海入淮哉又魯有兩武城此爲南武城曾子即其邑人

卒之東郭一段

宋元刊本卒之東郭墦間句之祭者乞其餘句不

足句。又顧而之他句。三之字。與上兩所之之字。緊應。乃朱子續讀。今本明大全改

古不墓祭。見魏文帝詔。及蔡邕語。然周禮冢人。凡祭墓爲尸。周本紀武王上祭於畢。韓詩外傳椎牛而祭墓。則古固有之矣。其云不墓祭。謂不當以應祭於廟者。移之墓也。

磯

說文。大石激水也。廣韻正韻亦並云石激水曰磯。獨註則爲水激石。竊謂石。呆物。水。動物。水灌石而。

石不受非以石擊水而水致怒也然則當以水喻毋以石喻子

附庸

王制註小城曰附庸庸古墉字猶後世言屬城也王莽曰附城今多作功字解未見所据

費惠公

明云小國之君加之百乘之家上則非邑君若齊棠公楚申公類蓋邑宰雖僭公稱仍是大夫下一屬長耳費邑三家所屬豈得駕孟獻子之上左傳

殄滅我費滑。註滑國都於費。當子思時已亡。曾子書有費君費子之稱。呂覽愼勢篇。有云以滕費則勞。以鄒魯則逸。或別春秋時一小國。或即季氏後僭據爲附庸者。

委吏乘田

註委吏主委積之吏。乘田主苑囿芻牧之吏。据世家孔子嘗爲季氏史。料量平。註季氏委氏之誤。史者吏之誤。即委吏也。周禮地官有委人。掌斂甸稍芻薪之賦。凡甸稍中材木薪芻。及瓜壺葵芋諸物。

悉收而賦以供祭祀賓客軍旅薪蒸炊燎芻糒之用其事極委瑣故曰委吏委者曲也必合會聚稍聚積筭故須料量卽會稽也若委積别一官但主給發自鄉里門關以及道路之委積遇應給則給之其官名遺人所謂遺人掌邦之委積者與委人斂野似不相涉世家孔子嘗爲司職吏而畜蕃息周禮牛人有職人主芻豢者職通作樴杙也所以繫牛之物凡牧人掌六牲牛人掌養國牛必授職人芻豢之其又名乘田則以公牛芻豢皆甸田中

事也若苑囿芻牧則囿人所掌只游觀鳥獸之事未必有牛羊

擊柝

集註行夜所擊木也本趙註行夜即今巡夜後來多訛爲夜行

樲棘

樲棘小棗可食所以養之於養口腹意有關照

曹交

春秋哀八年宋已滅曹戰國時更無曹國趙氏隨

手爲註將弟字改後字則妥矣　鄒本春秋邾國系出曹姓顓頊之後見孟子題辭交欲見鄒君意同出也

放飯

古人飯皆以手鄭註禮記去手餘飯於器中人所穢方靈皐曰餘粒散布也